

生態
保育



10

顛簸保育路— 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

裴家騏主任 &
黑熊媽媽黃美秀老師


採訪·文 / 謝欣珈

動物照片由屏東科技大學
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提供

*Wildlife
conservation*



要進入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前，導覽員會先向來訪者說明參觀時的規則：「不要拍照，拍照要取得牠的同意權；不要撐傘，牠會緊張，因為牠沒有看過比人類更高的動物；不要跟牠互動，因為你跟牠的肢體語言不一樣，你跟牠揮揮手，牠會以為你要打牠。」一些我們日常疼愛寵物的方式，在這裡都變成需要注意的問題——我們是不是從來沒有為牠們想過？



黃美秀老師

進入收容中心後，我們不是先看動物，而是先從一塊告示板看起。這是一個紅毛猩猩造型的告示牌，看得出年代稍微久遠。牠的眼睛往下示意：「Help to fund our new house and play area. We also need to save our friends who are dying in Taiwan. THANK-YOU」—我們需要拯救在台灣垂死的朋友。原來台灣曾是惡名昭彰的紅毛猩猩非法走私大國，民國 76 年極受歡迎的節目〈頑皮家族〉中可愛的紅毛猩猩助理「小莉」帶起一波飼養風潮，使婆羅洲的紅毛猩猩因獵捕而死傷甚多，來到台灣也不長命，因此英國著名的私人動物園「MonkeyWorld」得在園區樹起告示，遠播台灣惡名形成壓力，期望終結厄運。

1987年豎起的牌子，裴家騏教授1999年到Monkey World看見，當時台灣已落實野生動物保育法，走私情形大幅改善，與園區主人溝通過後，決定將牌子帶回，不僅作為紀念，更成為介紹收容所時最貼切的開場白。

10

Current
status
of NPUST





收容所裡有一百種、一千四百隻左右的動物。「這是金剛鸚鵡叫波波，體型最大壽命最久，可以活到70年，同伴意外過世，孤獨的波波開始出現自殘行為，不斷地啃食自己的腳趾，甚至咬斷了好幾截。送來之後剛好隔幾天在高雄國際機場沒收一大批金剛鸚鵡，牠也找到一個伴侶，不再憂鬱了」

「長臂猿保羅剛來收容中心的時候，很想念主人，不吃不喝。我們試了很多可以陪伴牠的方法，都沒什麼用，直到有一天我們送一隻鴨子進來，沒想到奇蹟出現，保羅把鴨子攬牢牢，形影不離，鴨子也會找牠撒嬌，牠就開心多了。」每個動物的名字都是一段身世，聽導覽員娓娓道來邊看著牠們的身影，動物與人類開始相互交流。

收容中心成為一扇敞開的窗，協助人類看進動物的靈魂，意識到牠們是活生生的個體，要嘗試了解牠、將心比心地對待牠，才比較不會只是殘忍地利用或盲目地愛，最後輕易地將牠丟棄。



10


Stories
of
NPUST



「畢竟我們都還活在非常人類自我中心的思維裡面。」長期研究台灣黑熊的黃美秀對於台灣保育意識低落去感受很深。持續研究黑熊起因並非喜愛，「就是因為看見斷掌，看到有一半的熊破相，想說這些熊實在有夠倒楣，都瀕臨絕種了，而且已經在走路要走很遠很遠的地方，還破相得這麼嚴重，你會很不爽。」因為不爽，使她持續研究黑熊與保育工作二十年，但情況至今依然沒有改善，一路的顛簸讓她對台灣的保育工作始終悲觀。「保育要對抗的是人的利益。」為了開發，那些沒有選票的樹、森林、野生動物們不是被當成絆腳石，就是被當成白花花的鈔票。就像這一、兩年討論度很高的石虎，可愛的形象被做成台中火車站前的雕像、花博的吉祥物；但牠們的覓食地卻被建「石虎公園」破壞殆盡，可能影響開發的「石虎保護自治條例」也通不過，甚至有議員說數量太多才會這麼容易被「路殺」。

喜愛與保育是兩回事，愛牠不見得就會保護牠。黃美秀認為「保育是很漫長的一件事，是要把它內斂成生活的一部分。」內斂的過程需要教育，「野生動物收容中心」便是其中一個適合的場域。





1989年台灣公告野生動物保育法，但執法鬆散，直到1994年走私進口太多瀕危的野生動物遭到美國貿易制裁，愛面子的官員才開始積極執法。查獲大量野生動物需要短期收容，便有「野生動物收容中心」，一開始設定為短期收容，但只是嚴格執法難以改善社會風氣，走私量不減。「台灣人還是持續在購買，寵物市場仍然盛行，每隔一段時間就會促銷，不同物種大家養完就亂丟的現象也還存在，所以我們覺得只是協助政府收容不夠，我們還是得做社會教育，要讓更多國人知道為什麼今天我們要花這麼多的錢來做這件事。」因此裴家騏在收容中心第一個十年過後開始思考改變經營策略，開始開放民衆參觀。

關於野生動物的社會教育，裴家騏還推展到國外。走私的珍禽異獸大多來自東南亞、東亞等開發中國家，它們首要發展目標是經濟，還無能關心保育，對於接回走私至台灣的動物也不見得能給牠友善的生活環境。不過裴家騏深信經濟發展的下一步就是重視環境、重視保育，「因為誰都要乾淨的空氣和水嘛！」，因此他積極地傳承經驗，花了七年的時間和越南政府一起在當地成立收容中心；串聯其他東亞、東南亞國家，成立國際組織WARN (Wild Animal Rescue Network，東亞及東南亞野生動物救援網) 整合資訊、傳承保育經驗，進行更大區域的野生動物保育。



黃美秀老師研究室



10

Wildlife conservation

Current
status
of NPUST

Wildlife conservation



Wildlife conservation

2018年7月10日，民衆在卓溪鄉南安瀑布旁發現小熊「妹仔」，趕緊通知被原住民稱為黑熊媽媽的黃美秀前來救援。在此之前，黑熊之於她僅是研究對象，直到和「妹仔」相遇，她才真正愛上熊。「我一直認為這是土地公送來給我的獎勵，我認為這就是一個意外的禮物。」說到妹仔那雙會說話的眼睛，黃美秀像是變了一個人，彷彿被融化似的少女心噴發。

不過她沒料到社會大眾也和她一樣愛妹仔，雖然對於保育她仍悲觀，但總是看到一絲契機。「南安小熊是讓我們看到大家是關心熊、喜歡熊的。但你不要忘記她是小熊，很可愛，所以這種喜歡可能是一時的。但也表示民衆是可以被激發的，讓我們看到一個契機，這個契機能不能變成一種慢慢的力量，來推動黑熊保育，這才是管理單位與研究人員要好好經營的。」於是，在熱潮過後，她持續書寫小熊來到人間九個月的歷程，記錄野放的過程、民衆集資的力量、熊的相關知識，以及她對「妹仔」的愛。她在〈臨行前給小熊的一封信〉中寫著「遇見你之後，我才驚覺，或許我從未瞭解台灣黑熊也不一定。」這份愛的紀錄最後出版成《小熊回家—南安小熊教我們的事》一書，讓台灣人能對黑熊有更多一分瞭解。

同樣的，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也持續透過粉絲專頁有趣而仔細的PO文，讓民衆能更了解動物的日常與身世並擴及保育議題；發起認養行動，讓更多民衆參與，將社會教育的作用以網路加以擴散。

走出保育類野生動物收容中心，隨著鐵門緩緩關上，希望未來有一天，他們都能出來，回到家鄉，走入森林，再也不必提心吊膽。

